

伊德的技术哲学

曹观法

(苏州大学,苏州 215006)

摘要:本文概要介绍了美国哲学家唐·伊德关于人与技术、技术与文化、工具实在论等技术哲学思想,并做了简要评论。

关键词:唐·伊德;人与技术;技术与文化;工具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4)01-0029-04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唐·伊德(Don Ihde, 1934—)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他曾跟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学习神学,在这过程中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技术哲学产生了兴趣。1964年在波士顿大学以一篇研究保罗·利科的博士论文毕业,这是一篇在英文世界中第一次系统研究利科的论文。后他在现象学领域发表过数部有影响的专著:《现象学的推论》、《听和讲:声音现象学》、《感觉和意义》、《解释学现象学:保尔·利科的哲学》、《实验现象学》、《扩展解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伊德开始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他是美国最早运用现象学对技术进行研究的哲学家。1979年他发表了第一本技术哲学专著《技术与实践》^[1],此书被收入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1990年开始,伊德主编了一套颇有影响的由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哲学丛书,伊德最重要的技术哲学著作《技术和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地球》^[2]就是该丛书中的一本,该书中他把技术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知觉、社会和文化领域。他在技术哲学方面的专著还有《工具实在论:在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界面》^[3]、《存在主义的技术》^[4]、《技术哲学引论》^[5]、《在技术中的身体》^[6]。在英语世界,伊德最早发表技术哲学专著,又是到目前发表技术哲学专著最丰的著名技术哲学家,本文仅对他的技术哲学做一简要述评。

一、生活世界与技术物品

伊德是强调要从传统哲学对理论的关注转变到对实践的关注,实践在他的哲学中有突出地位与作用。伊德的“实践”是泛指人类在世界中的活动,而技术也就成了他哲学研究的中心,因为在他看来,从遥远的过去开始,遍及世界文化的各个角落,人类的活动总是通过技术加以实现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意味着人类的实践或行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也必须在有技术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在伊德看来,马克思、杜威、海德格尔都是实践哲学家,因此也是技术哲学家。

“生活世界”(Lifeworld)这个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那里借

用来的术语在伊德的实践哲学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伊德关心的是技术物品给生活世界带来的变化。技术物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技术物品怎样影响人们的存在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工具如何产生和改变人类的知识?这些都是伊德技术哲学的中心问题。

伊德在我们具体的生活领域中反思技术(具体技术物品)的意义,在经验和文化层次上探讨人类和技术物品之间的关系。在经验层次上,他追究技术客体能在人们现实中起到的作用。在文化层次上,他探究技术物品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伊德仔细地分析过钟的出现给生活世界造成的变化:钟的发明不只是带来计时的方便,它其实还让人们摆脱自然的限制和大自然的依赖,使人们在自然面前保持更大的应变力。在钟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之后,发生了两个层次上的变化。其一是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为松散,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其二是文化层次上的变化,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一种更严格的意义上得到规定。

二、人与技术的关系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做过分析,伊德认为海德格尔对工具的分析三点是有意义的:第一,海德格尔展示了任何工具都是与背景有关,工具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作为一件有意义的工具它必须是有意义的整体的部分。第二,海德格尔认为器具具有“工具意向性”。第三,海德格尔揭示当用于实际活动的工具是经验的手段,而不是经验的客体。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伊德把实践具体化为人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研究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转化为研究人与技术的相互作用。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伊德展开技术哲学思辨的基本单元。但与海德格尔关心整体性的技术“坐架”不同的是,伊德关注的焦点是人类和具体技术物品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与技术物品分离的人,抑或是与人分离的技术物品,都不是伊德的研究的对象。通过人与技术物品的关系他试图去理解技术在生活世界中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3-09-10

作者简介:曹观法(1964—)男,苏州大学教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

伊德探讨了人与技术关系的三个方式:

1.调节关系:调节关系指人类可以应用技术物品来扩展他们的身体,我们的知觉被技术客体调节。在这样一个调节的关系中,我们不是直接与世界发生关系,而是通过技术物品发生关系。伊德以下列图式表示了未经调解知觉和经调解的知觉:

未经调解的知觉:我——世界

经调解的知觉:我——技术——世界。

这里,“未经调解”即意味着未被技术调解。在伊德的解释学知觉观中,所有的知觉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调节了,因为人不再直接与世界发生联系。在分析了一系列调解的例子后,伊德得出结论,有二种基本的技术调节人与世界的关系。

第一个关系他称为纳入(embodiment)关系。技术被纳入到人体之中。技术在与人关系中,在被人用来展示自己的生活的过程中被纳入自身,与人合为一体,因而扩大了人的经验范围。可用下列图式表示:

纳入关系:(我——技术)——世界

纳入关系的一个例子是人们戴上眼镜,我们通过眼镜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把这副眼镜变成了我们的组成部分,它从我们的感知中消退。一个牙科医生用牙齿探测器探测牙洞是纳入关系的又一例子。

根据技术与人合一程度的不同,伊德提出了一个透明度(transparency)概念。完全的透明,是完全纳入的标志;完全的不透明,是技术与人的完全分离。伊德认为要实现透明纳入,必须要有三个条件:①技术物品必须技术上可用的,一副不透明的眼镜不能被人纳入;②使用技术物品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艺;③技术物品必须能产生一个调节的知觉,这种知觉是与未经调节的知觉相容的。

2.替代性关系:在替代性关系中,不是人通过技术与世界发生联系,而是人与技术发生联系,技术在替代性关系中显示一个“替身”,因为当我们碰到技术时,技术表现为另一个我,当然决不会表现成一个真人一样。替代性关系可以这样表示:

我→技术(—世界)。

人类往往与人打交道似地与技术打交道。替代性关系是由于技术有一定的自动性,由此产生一个技术与人的相互作用。许多玩具因为它们有一定的自动性而迷人,机器人也有这样的自动性。在替代性关系中,寄托着人类重新塑造自身的愿望。人要把自身的本性投射给技术,让技术反映出人的特征(如智能计算机),从而为自己塑造一个对立面,一个替代物。人类也像看护人一样看护技术。当然机器永远不可能代替人类本身。但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出现与突出,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就相应地发生重大的改变,世界是一个衬托,技术处在前台,作为一个中心,一个虚假的“替身”,我与这个“替身”发生关系。例如在今天,自动售票机不仅能够收钱、发票,还能提供信息、建议和回答问题。

3.背景关系:背景关系指一系列为人所用但又经常让人忘却其存在的技术物品,共同构成人的生存背景。我们的经验的形成是与这些背景技术有关的。背景关系以下列图式表示:

背景关系:我(——技术/世界)

诸如暖气设备、电灯、电冰箱和中央空调是背景关系的一些例子。当中央空调开动或电冰箱通电时,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个背景,而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些技术品,它的存在往往是由于它停止发生作用时才被注意到,如一场风暴导致断电。现在人类就像进入一个潜水艇,被这些背景技术与世界隔离开来。伊德的这个观点与埃吕尔的技术环境论有点类似。

三、技术与文化

许多哲学家探讨过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关于这个方面,堡格曼认为有二种极端观点^[7]。一种为技术工具论;另一种为技术实在论。技术工具论者把技术仅仅看成工具,作为完成一定任务的手段,技术似乎是中性的;技术实在论者认为工具论者忽视了技术不是中立的这一个事实。根据技术实在论者,技术必须以一种独立的力量来理解,技术可以改变文化,技术的发展是自动的,没有什么能阻碍技术的发展,技术总是产生新的可能性。

伊德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满意,他发现存在于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在论背后的一个假设是人们可以离开人而单独地谈论技术,他认为这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伊德认为,技术不是根据它们本身而存在,而是必然地与人和文化相联系才存在。而人类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才与技术发生关系。技术总是和仅是在具体的实践环境中起作用,技术无法与这样的背景区别开来,如果与人类实践分离,技术只是一堆垃圾。正如技术不能孤立地理解,文化也不能孤立地理解。文化也仅只有在一定的实践中展示其自己,而这种实践是由技术调整的。由于技术是不可避免地与人文化联系在一起,故很难说技术绝对是什么,技术没有固定本质,技术被如何使用就是技术的本质。技术总是在其使用时才有意义,使用的背景又是更大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同样的制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意义和特性,技术的意义依赖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取决于所在的生活世界。伊德举了打字机和电话机作为例子:打字机是为盲人设计的,电话机是听力困难者设计的,打字机和电话机使用的背景赋予了它们超出起初设计目的的意义。伊德把这种技术使用的不确定性称为技术的多态性。费恩柏格对法国微电信的研究是另外一个技术多用途的例子^[8]。

同样的目的也可以用不同的技术方法来实现。伊德喜欢用的一个例子是西方导航技术和南太平洋岛人的导航技术。西方人用航海图和指南针导航,而南太平洋岛人则根据云、鸟、和波形导航,同样能达到目的^[9]。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可以产生不同的技术。技术只能与文化交织在一起,而且这种交织使技术呈多态,也就是说技术实在论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技术不是一种能控制文化的决定性力量。

伊德对具有决定论性质的技术实在论的解剖并没有导致把技术看成软弱无力的。他认为技术是有一定刚性的,伊德把这种技术的刚性称为技术意向性^[10]。技术给人类的行动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对人类的行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种影

响不一定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是一种倾向或“轨道”——技术似乎有一定的意向地“要”人们以一定的方式去做事情。技术的意义在特定的生活世界中展示,而且人与技术关系的变化又给现代的生活世界规划了一定的方向。技术能够在人们使用他们的过程中起作用,技术要求人们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使用之。尽管技术的意义依赖于其使用的背景,但技术对文化也确实有影响。技术可以影响文化,伊德的“技术意向性”的观点使人联想起温纳的“技术制品的政治”。

由于技术发展使我们有了各种选择,导致我们文化的一个变化是我们必须承担选择的重负。例如生育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必须选择要不要孩子。伊德认为我们现在的文化是多元复合文化(Pluriculturalism)而不是多元并列文化(Multiculturalism)。多元复合文化指各种文化共同起作用,而多元并列文化指各种文化并存。伊德认为正是技术进步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元复合文化时代,如现代媒体技术使各种文化同时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作用^[1]。

伊德认为技术转移也与文化有关。技术的转移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之间进行。如果缺乏文化条件,没有文化上的准备,连结并构成体系的复杂技术就会保持它们原来在母体文化时的那种样子,转移起来就会遇到障碍。伊德认为转移的技术是否为人所接受,取决于它是否适合一种现实的实践——至少在初被人接受时是这样。但是,当技术被接受的时候,接受该技术的文化也会发生激烈的变化^[2]。我们从技术的转移中看到技术与文化的双向互动性,而不是单向决定性。

四、工具实在论

在《工具实在论》《扩展的解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等书中,伊德探索了他的技术哲学对科学哲学的意义。这里,他的知觉理论起到一个中心的作用。伊德认为,经验在现象学中起一个关键的作用,因为经验是我们可以探察人类和他们的世界的多种关系的地方。伊德以知觉(Perception)这一概念来分析人类的经验,他认为知觉是理解“人与他们的世界”的关系的关键。在知觉中,人类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是不分割的;只是以后,当知觉被描述,这时才区分了知觉者和被知觉者,或叫主体和客体。伊德区别了知觉的二个方面。第一个是感性知觉,这是知觉的身体方面,伊德称之为微知觉(Microperception)。第二个是解释学方面,这是意义的阐释,并具有文化的意义,他称之为宏知觉(Macroprecision)。伊德认为尽管可以区别微观知觉和宏观知觉,但是它们之间是不能严格区分的。

伊德通过分析技术在人类知觉中的调整作用来探讨科学哲学,根据对知觉的理解把科学与技术联系起来。从库恩开始,科学哲学的发展越来越认真地对科学知识的背景依赖性进行研究。但库恩并没有探讨科学知识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不寻求基于现实的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方法,他以历史主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在一定范式中进行。

伊德期望从科学家怎样去做来理解科学,而不是仅从科学的结构和他们产生的知识的基础来理解科学。科学哲学家

承认科学家是通过一定手段观察世界,但过去他们对这种调解知觉的具体观察手段没有足够的重视。伊德对科学家做的关注导致他对科学家工作时使用的工具的重要作用的认可。伊德认为,科学总要与解释的背景相联系,但也必须与科学家的感性知觉相联系,而当代科学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这些知觉是被技术工具调节的,为了解科学知识的产生的来龙去脉,科学哲学家应当扩大他们的注意范围,尤其要重视使科学知识可能的科学家的各种知觉和各种使科学知觉产生的各种技术工具。这一点使伊德的技术哲学显示出对科学哲学的重要意义。

伊德称他的哲学为工具实在论,即科学家研究的事实是由他们使用的技术工具和客观世界共同构成的。在伊德看来,用技术手段调节科学知觉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变成了科学知识的实质部分。技术工具并不是通向“世界本身”的中性通道,技术工具调节科学家的知觉并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之。技术工具在产生现代科学中起到一个关键作用,若没有技术工具,科学家对许多现象就根本不能研究。如射电望远镜使许多用肉眼无法观察的事物变得可观察,计算机和超声扫描技术能把身体结构显示出来。

伊德认为经典的解释学需要扩展。传统上,解释涉及到对文本的解释,以及对解释过程及其条件的反思。伊德形成了一个更加物质化的解释学概念。对他来说,除了文本解释学外还有可能对事情的解释。他还注意到了非语言形式的解释,如那些被科学工具提供的现象的解释。对伊德来说,科学观察是“通过工具、用工具和以工具为手段的”^[3]。而这个观察具有解释学的本质,不仅它是解释现实的基础,而且还因为以工具调节为基础的视觉总是有一种由工具产生的解释。工具使客体的以某种特殊的形态呈现在科学家面前,技术工具构成了科学家所见的东西,技术工具在人观察现实之前先解释了现实。伊德认为物质解释学有“弱”纲领和“强”纲领两种。在弱纲领看来,技术工具是构成了科学和其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面,共同决定了现实是如何被解释的;“强”纲领把技术工具看成是实际构成的客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实际上共同决定了科学知识的内容。

工具把一些肉眼无法见到的东西转化为肉眼可见的东西,这可以通过简单的放大来看到,如显微镜和望远镜。也可以通过剧烈的调节方法,X射线、超声波等技术工具能提供体内器官的图像。另一种工具使客体可读的方式是通过“文本图式化”。文本图式化提供了现象的可读图像,如图表、地图等等。这种图像化可以与直接感知相类比,如温度计中的水银柱在高温时居高位,在低温时居低位。当然也并不一定这样,如光谱代表了星体的图像,但与星体本身不相同。

技术工具给实体以声音,这样实体就可以被听到。技术通常是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伊德把这叫作“技术建构论”。科学起源于感知,但被感知是由工具提供和准备的,科学不是单纯对世界的描述。忽视这个技术构成将导致自然实在论的新变种:即假设科学或观察在一边,而“现实本身”在另一边^[4]。这种假设没有认识到科学家通过他们的解释、实践和工

具所起的积极的建构作用。伊德有一个类似于波尔“互补原理”的看法:一个客体可以通过许多技术方式被感知的,产生不同的感知图像,这些图像并不一定需要一致的,而这些图像的总构成了被探究的客体的整体图像。

伊德的技术哲学主要来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的存在主义传统,但他也吸收了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自己开拓了新的方向。伊德与海德格尔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关心技术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地位。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当海德格尔把技术看成世界展示的控制方式时,伊德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图像:离开伊甸园,人们走进了一个需要选择的多样性的更大空间。我们不会乐意回到完全没有技术的亚当、夏娃时代,所以应积极乐观地面对这种多选择的技

术世界。

伊德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现象学的技术观,伊德和海德格尔的区别来源于不同的技术观。在伊德看来,技术调节的各种形式调整了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在文化水平上,技术不再是使自然成了“持成物”的统一的框架,技术是多元的,技术的集合具有多意性。技术文化不是以单面性、可计算性和统一性发展,而是以多元的方向发展。另外,伊德通过工具实在论关于科学知识产生的阐述,比海德格尔更进一步阐明了技术对于科学的优先性,这也能引起我们更加重视科学发展的技术条件。总之,伊德尊重历史和洞察现实的论述使我们感到技术化的生活世界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 [1] Don Ihde. *Technics and Praxis*[M]. Dordrecht :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2] Don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Don Ihde. *Instrumental Realism: The Interface Betwee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 Don Ihde. *Existential Technic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 [5] Don Ihd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 [6] Don Ihde. *Bodies In Technology*[M]. 2001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 [7] Albert Borgman.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y Inqui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 Andrew Feenberg. *Alternative Modernity: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M]. 199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144.
- [9] Don Ihde. *Expanding Hermeneutics: Visualism in Science*[M]. 1998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n Don Ihde's Technology Philosophy

CAO Guan-fa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nd comments on American philosopher Don Ihde's technology philosophy thoughts on human beings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nd technical realism.

Keywords: Don Ihde; Human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echnical Realism.

(上接第 22 页)

Broadband: the Wider and Freer Extension of Human Beings On the Influence of Broadband in Communication

FU Yu-hu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a broadband century, and broadband has provided a freer and wider s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the impact of broadband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communication.

Keywords: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Broadband Industry.